

韩乃寅文集



# 龙抬头

作家出版社

# 龙抬头

韩乃寅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抬头/韩乃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7

(韩乃寅文集)

ISBN 978-7-5063-5448-6

I. ①龙…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0894 号

## 龙 抬 头

作 者: 韩乃寅

责任编辑: 江小燕

特约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万有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230

字 数: 470 千

印 张: 30.5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448-6

总 定 价: 798.00 元 (全 13 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 1

就这短短的几天内，雁窝岛农场场长的夫人邱菊竟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自豪感，变得心里一阵阵迷茫和惆怅，北大荒灿烂的落日晚霞、大豆摇铃的丰收田野，收割机吐出的大豆，宛若金色的飘带在向接斗车里流淌……这似乎都成了让她心烦的噪音。

邱菊匆匆走到家门口，掏出钥匙刚插进锁眼儿，一只“小刨鏊”嗡嗡嗡嗡飞落到她的脸上，把吸血针深深地扎进了肉里，她甩开手里的钥匙，伸开巴掌“啪”地使劲拍去，嘴里急急咧咧地嘟囔着：“烦死了，你也欺负人！”

她一看掌心，凝集着一撮稀泥般的蚊尸与血迹，正没好气地往门框上一蹭，浸油厂厂长焦永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跑来。

“嫂子，”焦永顺又皱眉头又吁气，“魏场长三天三夜手机不开，又不见人影，哪儿去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呀？那些要豆款的可要把厂子折腾翻天了！”

邱菊又拿钥匙去开门，一回头，不耐烦地说：“我还正要问你呢！”

焦永顺说：“嫂子，魏场长要是就蔫不唧地这么溜了，那可把我给逗稀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收豆子的白条子都是魏场长让我打的呀！现在职工逼着我要上了，我这个小厂长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呀！”



邱菊没好气地说：“他让你打你就打，你死脑瓜骨呀。看让你们把这破厂子弄的，我这家不像个家，丈夫不像丈夫，老婆不像老婆的，我有苦向谁说去！”

焦永顺急了：“喂，嫂子，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邱菊气哼哼拉开门，倏地闪进去，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焦永顺一跺脚：“你——你——这理我和谁讲去呀！”他怎么推门邱菊也不开，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邱菊这个温馨、素雅的小家已失去了正常秩序，被子没叠，窗帘没拉，大概连邱菊也说不清是哪顿饭用过的碗筷还在餐桌上散摆着。小半碟子炒土豆丝已经发黏，几只苍蝇贪婪地趴在碟子上，邱菊进屋的脚步声和卷进的一阵风把它们惊飞了。

邱菊拿起电话，急促促地在号码盘上拨了11位数，话筒里传来录音声：“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忽然传来开门声，魏思来憔悴地走了进来。

邱菊满口怨气，“哎呀呀，我说思来，你关了手机，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都要把我急出霍乱病了！”

魏思来叹口气：“哎，别提了，我在市里跑了几家银行，他们连点儿‘活口’都没有。”他说着从衣柜里取衣服。

邱菊神经兮兮地关了灯，瞧瞧窗外说：“思来，依我说呀，这个待死不活的浸油厂黄就黄了吧，你偏偏瘦驴拉硬屎，硬逞干巴强，非要熬职工豆子开工。焦厂长有怨气不说，那几百号家庭农场的职工，没死没活地到处找你，恨不能掘地三尺挖你，我看这架势呀，要是哪一会的找到你了，像你刚才说的没弄到钱，他们还不得把你活吃了呀。”

魏思来：“行了，行了。”

邱菊说：“你行了什么你，我说呀，这回听我的。这样吧，不行你就来个死活论堆儿，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们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愿意咋的就咋的。”

魏思来：“哎呀，邱菊，你就理解我点儿吧，你要再这么急急咧咧地，我还有没有一条活路了？！”

邱菊往魏思来眼前一凑：“我理解你，你也得理解我呀。”

外面一阵秋风扫落叶，传来哗哗的响声，几片落叶飞撞到窗户上，又跌落到了地上。

魏思来套上一件夹克衫：“不行，我还得走。”

邱菊拽住他问：“你还上哪去呀？”

魏思来：“到局里再找找吴局长看看。”

邱菊：“你不是找一次了吗？还找那没趣干啥！”

魏思来：“还得找，我觉得有些话没和吴局长说透……”

魏思来说着就往外走，邱菊伸手没抓住，他大步跨出门去，出了院子，一拐弯在房山头上隐蔽着的吉普车。

邱菊追到房山头时，吉普车的后屁股喷出一股浓浓的油烟跑了，她刚要喊，警觉地瞧瞧左右，没发现什么，一跺脚，叹口气：“哎，场子里里外外，老老少少还都喊我官太太呢，这叫什么太太呀，纯粹是里里外外活遭罪呀！”

她一转身气呼呼地回了屋。

这时，一辆枣红色的小轿车停在了邱菊家门口。时髦打扮的牛红拔下车钥匙走下车，来到邱菊家门口，轻盈地敲了三下门：砰！砰！砰！

邱菊一愣：“请进！”

牛红拉门走进来，邱菊眼生地打量着这个已经不入农场时俗的女人。

牛红有点儿挑逗又卖弄的口气说：“怎么？我的菊姐，你这个大场长的太太，对了，还是农场外贸公司的大经理，不认识你这个红妹了？”

邱菊脸上渐渐绽开笑容：“认，认，认得。当时你们两口子闹得那么凶，听说高新浪在临海市投靠了一家美国大老板，成了有钱的阔爷。你一走，我真担心那驴性八道的高新浪不理你呢。看你这样子，是把他降住了！”

牛红用鼻子轻轻哼一声：“嘿，他不理我，我还不理他呢！菊姐呀，我告诉你男人这玩意儿呀就是……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邱菊眼里闪着羡慕的光芒：“红妹，看你这身打扮，一猜就断定混得不错。快坐，快坐，哎呀，这是哪阵风儿把你刮到我家来了，屋里坐，快，快屋里坐。”

邱菊把牛红让进屋里，泡茶、拿水果，一阵忙乎。



牛红拿出一种深沉的表情和笑容说：“菊姐呀，我走了这几年，常想起的也就是你，总觉得姐妹没处够。你忠厚、实在，不像我在外面遇上的那些人，油头滑脑。俗话说得真好，人生难得一知己！”

邱菊：“哎哟，红妹，你就是嘴甜，我在你心里还这么大分量，咱北大荒人不都这样嘛！”

牛红啜一口茶水，眼睛直盯着邱菊：“我说菊姐，你家我姐夫还那么傻干吗？”

邱菊不屑一说的样子：“嗨，可别说你这个傻姐夫了，都傻透腔了。算了，不说他还好点儿，一说他我就背气！”

牛红放下茶杯，拉过邱菊的一只手说：“菊姐，姐夫这人实在是有点傻了。你说那都是个穷掉了底儿的浸油厂了，你还扶它干啥。再说，能扶起来嘛！现在这市场经济也不像过去，公家有钱可以可劲造。”

邱菊松开手，给牛红的水杯里添上水说：“红妹，你的耳朵可真长。”

牛红嗔怪地笑笑：“瞧你说的，耳朵长，那不成兔子了吗。”

邱菊让她这么一说，真有点不好意思了，忙说：“红妹呀，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大大咧咧的，你可别介意啊，我不过是打个比方。说心里话吧，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我家思来呀，眼瞧着就要让这个待死不活的浸油厂给熬垮了！”

牛红神秘地向邱菊探探身子：“这事儿你可要量得开呀。那官是公家的，姐夫的身体可是你的呀。要是真的急出个什么病来，熬坏了，倒霉的是你自己。菊姐，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有个解救你家姐夫的妙招儿。都说咱们女人短见，这事儿短不短见，你先掂量掂量怎么样？”

邱菊惊喜地放大了声音：“红妹，什么长见短见的，我看了，这年头，就得讲究个实惠。我相信，你在外头闯荡这些年，有经验，你有什么妙招儿，快说说我听！”

牛红又朝邱菊探探身子：“你家魏场长除了家庭农场那些豆子不是还不上账吗，我可以比收的时候价高一点，帮他一把，一手钱，一手货兑出去！”

邱菊朝牛红探探身子问：“有这好事儿，兑给谁？”

牛红端起杯，又深沉起来，啜口茶水，不紧不慢地说：“你可能比我



知道得详细。现在国内大多数加工豆子的企业都不景气，主要是规模小，抗不了外来竞争的风险。你大兄弟看好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公司，这个美国公司也看中了你大兄弟，这么两相情愿，就在临海市合开了霸王公司，主要是加工大豆。”

邱菊高兴地说：“人家肯定是很有实力，咱要是把豆子趸给他们，价格到底怎么算呀？”

牛红充满嗔怪气味：“那厂子又不是你大兄弟自己开的，就是合作，股份也不多。我是农场出去的人，还能让咱老家的人吃亏吗。我不是说了嘛，当然要比收职工时候的价格稍高‘两个一点’儿。”

邱菊一把拽住牛红的手：“这‘两个一点’是什么意思呀？”牛红既神秘又卖关子的神情和口气：“就是说，趸出去的价，要比浸油厂收购时高一点出手，这也让魏场长好说话，脸面也光彩；再高一点儿呢，就是拿出一块来，算是你的好处。也算我给菊姐办事儿没忘了乡情，又没忘姐妹情。”

邱菊有点儿不信：“有这样的好事儿吗？帮了忙还给我好处，我红妹不是用嘴痛快我吧？开玩笑吧？”

牛红：“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可是个讲究人，过去没处太深，处处你就知道了，咱们姐们儿处事儿，怎么能让你们白忙乎呢？”

邱菊还是不相信的样子：“照你刚才说的，人家美国老板是大股东，这么干，人家美国老板有毛病呀，这么高一点儿，又那么高一点儿，人家有钱到哪里收不到豆子呀？”

牛红有点儿酸溜溜了：“我的菊姐，这你就不比我的信息灵通了。今年大豆市场紧俏，美国老板和你大兄弟合开的这个企业老大老大了，一年要加工两百万吨大豆。人家原本是要靠从美国进口大豆的。人家干事讲效益、讲速度，没想到新建的加工厂提前竣工，美国那边种的是晚熟高产的大豆品种，还没开始收割，跨洋过海的这么老远，等运来也得一段时间。老板说，空当儿这段时间就得去收点大豆，能加工一点是一点儿……再说白一点呢，这也是两全其美，对谁都有好处；人家美国老板根本不在乎那点小钱。”

邱菊醒悟地：“噢噢噢……是这么回事儿呀。”



牛红郑重地说：“我打听了，浸油厂收了两万吨大豆兑现不了款，要是每一斤我给你加一分钱，你就可以得好处四十万元呀。”

邱菊一听这大数字，有些难为情了：“红妹，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干过，这不叫拿回扣吗？恐怕我家思来不能让呀。”

牛红嘿嘿一笑：“哎呀，要不人家都说北大荒人心眼儿实得发傻呢，你还非让他知道呀。到时候，我到银行把钱用你的名存在卡上，你往兜里一揣，神不知鬼不觉的，这就是你们家日后的过河钱了。全场谁不知你们家是穷干部呀。”

邱菊为难地说：“哪有不漏风的墙，恐怕我家思来不干呀。”

牛红：“不干？哼，没逼到份儿上，等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看他干不干。要是错过了机会，可没地方买后悔药去。喂，菊姐，我已经和焦永顺透气儿了。”

邱菊问：“他怎么说？”

牛红有点阴阳怪气地说：“他看那样子是馋得要淌口水，他能说啥，急得直搔头皮，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直叹气。看来你家我姐夫只要点点头，他肯定是不会反对的。他是打什么家巴什儿自己还不知道呀。”

邱菊皱皱眉头：“照思来的处世哲学，我估计，他是不会同意的。”

牛红：“我估计姐夫不能同意，这不才来找你嘛。我说，我的亲姐姐呀，你可别再当我姐夫肚里的虫儿了！”

邱菊为难地说：“你想呀，豆子一拉走，浸油厂就得停工，厂里职工没活干，就发不了工资，你一斤多给个一分二分的，对厂子来说不算个啥，那职工还不得闹事呀！”

牛红又皱眉又敲茶桌：“哎呀，那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是全国普遍性的，闹就闹呗，好交代。可是，除了职工豆子到期不给钱，那职工能老实呀。那个是冲着公家去，这个是冲着你家我姐夫。谁不知道，是他出的馊主意让賒的呀！”

邱菊点点头：“倒也是。”

牛红笑笑：“还倒着也是呢，正着也是呀！”

邱菊动了心：“那你就帮我一起和思来说说吧？”

牛红轻轻摇摇头：“我已经让焦永顺问他了，他说不行。”

邱菊：“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思来那个人你知道，他说不行的事情再鼓捣也够钱。”

牛红脸色有点发冷了：“菊姐，瞧你这话说的，我是好心好意来帮你，怎么叫鼓捣呢。要按我们做买卖的人来说，回扣也罢，好处也罢都正大光明的。听说你那外贸公司也待死不活的，我先问你，你就说这好事儿你愿不愿意做吧？”

邱菊想了想说：“我愿意有什么用呀。”

牛红：“我有个招儿。”

邱菊：“什么招儿，你说。”

牛红：“要是真想干的话，你先吹枕头风，和风细雨地磨他一阵子。他要是不同意，你就脸一板，提出和他离婚……”

邱菊大吃一惊：“什么？离婚？这么点儿小事儿就离婚？亏你想得出！”

牛红鄙夷地：“瞧你这样子，像是天底下就姐夫这么一个男人似的，我是让你拿离婚吓唬他！”

邱菊哈哈一笑：“你当我家思来是三岁两岁的孩子呢，就这么不抗吓唬呀，别和我胡扯了！”

牛红见邱菊有点动心，开始步步紧逼了：“那就看你是不是真吓唬了。这些年，我算是把各种老爷们儿的心思摸透了。”

邱菊笑笑：“不过，我家思来恐怕你就揣摩不透了。”

牛红问：“管能不能揣摩透。我问你，他是不是想上进那一伙儿的？”

邱菊说：“那当然了。既然是在官场，不老不小，谁不想上进再升个一官半职的呀。不过，我看没什么戏了。”

牛红说：“听说还是什么后备干部，没戏也盼有戏，要不，他为啥这么拼命要把浸油厂救活呀。可是，他没想到，走到这一步闯不过去了。要是稳定住了油厂，才真有希望。你知道，雁窝岛农场这么大摊子事业，那小小油厂算个啥！”

邱菊茫然地点点头。

牛红：“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告诉你，想一步步升官的男人没有不怕老婆吵吵闹闹要离婚造成影响的。”

邱菊忍不住嗤地一笑：“哟，我还真觉着了，是有这么一点儿。那李副场长，还有财务科马科长，老婆子一和他吵闹就吓得不得了，愿怎么的怎么的，那是息事宁人。”

牛红一笑说：“菊姐，这就得了呗。说句老实话，我想收走浸油厂这些大豆，一方面是为了老板交给我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是为了咱姐们儿好……”

邱菊有些入耳入心了，说：“是，这油厂几十年了，厂房漏雨，机器老化，是挺难维持的。”

牛红笑笑：“看来你还是个明白人。话说回来，你家姐夫想进步这可以理解，谁不想越来越好呀。可你知道，现在当官往上爬多不容易呀，光有才干不行，姐夫这么拼死拼活地干怎么样了，嘿——还得靠这个。”她说着用手做出了点钞票的手势。

邱菊叹口气：“咳，说起来也是。有好几个和他一起提拔当场长的，人家有的当副局长了，有的到地方当市长了，可他呢一天到晚还在这里这么傻干。我劝过，想法活动活动吧，你猜怎么着，让他给我好一顿吡儿！打那以后我就不管了。”

牛红说：“我看了，姐夫就是这种实心眼子正派人。尽管好好干，能上去就上去，不能上去就拉倒。可话说回来，凡事得留条后路，要傻干不上去，日后手头又没点钱，将来……可要嘬瘪子了！”

邱菊又给牛红的杯里倒上茶，也给自己杯里倒上一点儿，脸上皱纹开了：“红妹，你这一说，我真有点儿开窍了。我问你，你说的‘两个一点’可叫准了？”

牛红：“哎呀，你红妹是那种人嘛。要是不说好，能和你开这么大玩笑嘛。我不光和我当经理的那口子说了，还和当董事长的美国人艾尔兹也板儿上钉钉地说死了。你要是真干，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邱菊眼睛一亮：“真的？”

牛红拉住邱菊的胳膊：“我的菊姐呀，亲亲的菊姐，我不是和你说了嘛，你就把那颗活蹦乱跳的心放在肚子里吧……”

位于渤海南端的临海市，自从列为重点开放城市，仅二十多年的光景，像跨过世纪，越过千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耸立，新改造的一条条街道宽敞洁净，特别是高科技开发区里，一座座现代化大型外资、合资企业覆盖了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海岸，使这座城市变得厚重而繁华起来。霸王豆业集团的公司就在这开发区里，而且紧靠海边，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从这就可以看出，是家颇具实力的企业。

那现代化的大豆深加工厂区、库房、储豆仓、专用火车线格外耀眼。

美国商人艾尔兹和高新浪两人神情自得，相随漫步着。

艾尔兹指指厂房，踌躇满志地说：“高总，如果第一期工程达产达效顺利，明年我要再扩建两百万吨的生产设施。”

高新浪显得很殷勤而拘谦：“董事长，我的一点积蓄都投这里了，再多一点儿投入能力都没有了。”

艾尔兹笑笑，拍拍高新浪的肩膀说：“不用，不用，我需要的是你这个中国脑袋，你了解和运作中国大豆市场的智慧。配合好了，下一期工程不用你搞货币投入，我照样给你和一期相同的股份额。”

高新浪顿时欣然自得：“董事长，你不愧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我一定尽力。”他一下子又站住：“董事长，光指着在我们国内收这么多大豆是太困难了，你本国能提供这么多大豆吧？”

艾尔兹露出骄傲的神情：“你尽管放心，我们那里每年有五千万吨左右的大豆需要出口，而中国现在的市场每年缺口三千万吨左右，我们霸王集团的大豆原材料是不成问题的。”

高新浪借机恭维起来：“董事长，好大的气魄呀！我老家那个魏思来场长，听说了我们的情况，空口说大话，说是要和我们挑战，真是不自量力。”

艾尔兹站住了：“说是要建一个牵动北大荒大豆种植业的龙头企业。不过……”

高新浪有点奇怪地截住艾尔兹的话：“董事长，你知道得这么详细！”





艾尔兹耸肩笑笑：“当然了，必须费心思地了解研究这种新兴企业的动向。”

高新浪不以为然：“董事长，你不必太在意，什么龙头！他那浸油厂连蚯蚓头都不如，眼瞅要黄摊，成臭虫了！你太重敌了，他要和我们较量，还不等于是我们用石头砸鸡蛋呀！”

艾尔兹脸一板：“你作为我们的总经理，一定要注意领会我的方略，首要的问题就是可不要太轻敌了！”

高新浪不服：“哎，我的董事长呀，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不是轻敌，他们根本不够资格成为敌人。”

艾尔兹：“不，我决定来中国投资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研究了 中国大豆市场，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北大荒是一批复转官兵为主开发建设起来的，本身就是惊世之作，他们打仗时那种‘小米加步枪’精神能创造出很多让外国人难以预料的奇迹。还有，他们研究出一种叫‘金黄号’的大豆，产量、出油率不比我们差，要是推广到全国……”

高新浪不以为然：“是有这么回事儿，研究‘金黄号’的叫马老大，得了白内障，眼全瞎了，没钱治病。再说，全北大荒，连个像样的加工厂都没有。雁窝岛浸油厂是北大荒最大的浸油厂，年加工不过二十万吨，现在已经穷掉底儿，收了职工两万吨大豆都付不上款，职工正闹事儿，还说不上怎么收场呢！”

艾尔兹得意地一笑：“明白明白，这是个机会哟，所以我才派你夫人牛红去……”

高新浪轻蔑地说：“她？什么机会呀，董事长，恐怕……”

艾尔兹放慢了脚步：“你夫人来这段时间，我仔细观察了，她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

高新浪皱眉：“什么心机，我的老婆我还不知道。她油嘴滑舌干正事不行，专门靠混水摸鱼占点小便宜。小便宜没占着，买卖也亏了，这才又来找我，我想甩都甩不掉，硬是这么黏黏糊糊贴上来了。”

艾尔兹停住脚步：“高总，从一感兴趣，我就派人了解了她一些故事，又听她讲了一个上午。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中了她会‘混水摸鱼’这

点儿本事，才给她代价，派她去雁窝岛农场了……”

高新浪有所悟地哈哈一笑：“要说这个么，能，能，她有这个本事，能把雁窝岛的水搅浑，也能把那里搞乱。”

艾尔兹：“这水一浑，咱不就能伸手摸鱼了吗！”

高新浪：“董事长，没想到，我想甩掉的这个臭婆娘还有用场呀！”

艾尔兹：“我已经封她个副总，在我看来，她是我们共同占领中国大豆加工市场这盘棋上一颗很重要的战略棋子呀。”

高新浪：“我的老婆我知道，适当地用用可以，你可别把她看得那么高，不过是根烧火棍子，用她挑挑火，锅底下的柴火烧完了，这根棍子也就没用了。”

艾尔兹：“不能这么看，我要正式告诫你，在你俩的夫妻关系上，你要缓和。她靠近你，你就不要再疏远她了，这是霸王发展战略上的需要，明白？”

高新浪惨然一笑：“明白，明白！”

### 3

晚霞下的雁窝岛农场绚丽迷茫中隐藏一种让人感到神奇的色彩。

邱菊推开门，把牛红送到门口，牛红很自然地瞧瞧左右，转身面对邱菊，小声地说：“菊姐，我们要做好这件事，还得注意两个关键人物。”

邱菊：“你说，哪两个关键人物？”

牛红把嘴贴到邱菊的耳朵上：“一个是杨小雪。”

邱菊一皱眉：“小雪？她怎么会这么重要？”

牛红声音放到能听到的最低限度：“小雪的家庭农场规模大，赊给浸油厂的豆子多，她要是带头起刺儿要账，那不呼地一下子就把大伙儿给带起来了嘛！”

邱菊点点头：“那个是谁？”

牛红显得更加诡秘了：“小雪的爸爸——杨坚石。”

邱菊不解：“老杨头都退休这些年了，就是好管点儿事儿，有时候提点建议，连我家思来都不听他的，他有什么重要的呀？”



牛红埋怨说：“邱菊姐呀，真不愧说你是个直心眼的人。你想呀，这北大荒是老杨头他们那茬复转官兵开发出来的，油厂是他们建的，要是浸油厂破产黄摊，北大荒人那劲儿你还不知道，他心里能好受嘛。他们要是出来整事儿，你可千万打听着点儿告诉我……”

邱菊担心了：“红妹子，咱们这么一整，雁窝岛农场能不能乱套呀？”

牛红一下子放大声音：“不这么整才乱套呢。伟人不是说过嘛，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牛红迈起步，又回头嘱咐说：“菊姐，闹假离婚的事情你可不能变卦呀，要装得像真的一样，要一闹到底！”

邱菊嗓子有点哽噎地说：“我怕……”

牛红不高兴了，抢白道：“怕什么，你总是怕这怕那。他在外面是场长，在家还是场长呀。自己家老爷们儿有什么怕的，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嘛。你看，现在家家户户，哪家不是老娘们儿说了算。谁像你这么窝窝囊囊……你怕的时候，想想白花花的四十万老头票，就有底气了。”

邱菊笑着点了点头：“好，我掂量着办吧。”

牛红带气地说：“掂量什么呀。菊姐我告诉你呀，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管东西南北中……”

俩人握握手，牛红向车走去，邱菊还站在门口，瞧着牛红的背影儿发呆。

牛红取出车钥匙，拉开车门，把小背包往旁座上一放，枣红色的小轿车一溜风似的疾驶而去。

#### 4

牛红说得不错，杨坚石确实是雁窝岛农场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这浸油厂是他花费了很大精力建设成的，虽说退休了，他仍然看成是他的眼珠子一样。

小雪的妈妈过世早，小雪三十出头还没有嫁人。

客厅里，小雪正烦躁地拿着电视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又一个频道，最后关闭了电视。她走到橱柜旁边坐着边说：“爸，我把豆浆给你



泡上了。”

杨坚石在卫生间洗脸：“知道了。小雪，草根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小雪拿着抹布一边擦滴在桌子上的水一边说：“他说去打听打听魏场长短款的事情有信儿没有。”

杨坚石说：“这个魏思来，跑什么呢？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去了，还不上豆款和乡亲们解释解释不就完了。”

小雪：“就是嘛。”

杨坚石走出卫生间，坐下喝豆浆。

小雪说：“爸，鲜奶、豆奶粉都比这豆浆营养高，换换样吧？”

杨坚石坐在椅子上喝一口说：“不换，我喝着咱雁窝岛这原汁原味的豆浆有滋味，一天不喝就觉得肚子里少了啥！”

他喝着，香香地品味着，一气喝完了，去厨房洗杯子去了。

这时，邱菊风风火火地进来了。

小雪走上前去：“嫂子，你咋这么闲着？”

邱菊玩笑地说：“人不都是嫌贫爱富嘛，今天，嫂子来串个门儿，攀攀你家这棵高枝儿！”

杨坚石正在洗杯子，侧耳一听是邱菊又洗上了。

小雪笑笑：“嫂子就是会奉承人。”

邱菊瞧瞧屋里摆设好没条理，说：“小雪，在门口瞧，你家肯定是小康户，肯定富富裕裕，利利索索，进屋就觉得不对劲儿。”

小雪问：“怎么不对劲儿？”

邱菊：“一看摆设都这么现代，大彩电，大沙发，可是，没个家庭的热乎劲儿。你说你们爷俩儿，都这么拿拿捏捏的，老的不娶小的不嫁。草根那小伙子不错，就嫁了吧……”

杨坚石漱完口，本来想出来答茬，一听这话，侧耳听了起来。

小雪不好意思地说：“嫂子，你说什么呢？”

邱菊嗔怪道：“说什么？嫂子就说你呢，还有，夏医生和你老爸，反正就那么回事儿。你老爸不好开口，你倒给他张罗张罗呀。”邱菊说完，特意瞧了瞧墙上小雪已故妈妈的放大照片。







杨坚石推开厨房门：“邱菊，又在乱说什么呢？”

邱菊难为情地说：“哟，大叔在家呢？”

杨坚石用毛巾擦着手走出来。

小雪急忙把话岔开：“嫂子，魏场长筹集款的事儿有消息没有？”

邱菊像是要干一番大事情的样子，一反常态，不让而坐：“有消息没消息能怎么的，反正我知道是没弄到钱。”

小雪瞪着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七天还豆款，这是魏场长夸大口许了愿的，到时候说话不算数，职工们可是不会让劲儿的呀。”

邱菊变得慢条斯理：“这个，我可以理解，谁家的东西赊出去要不来钱不上火呀。再说，那是太阳底下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的血汗钱呀。”

小雪嘘口气：“嫂子倒是挺理解我们大伙儿的，你给魏场长吹吹风，七天还款可不能拉松套呀。”

邱菊说：“小雪，我家思来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只要身上有一点劲儿能把套拉直，他也不会松的。这么一整，顾不了他们事儿。这么一想，我这外贸公司经理也成个愁了，过去指望收大豆出口日本，没资金也收不动了……”

小雪瞧着邱菊说：“嫂子，你知道，豆款不给我，我手头也挺紧的……”

邱菊笑笑：“小雪，看你想哪去了，我不是来和你借钱，是给大伙儿揽了笔好买卖，你有主意，见过世面，先和你商量商量。”

这些年，小雪只顾种田，对做买卖不感兴趣，尽管邱菊那么兴奋，她显得很淡然，问：“嫂子，什么好买卖把你乐成这个样子？”

邱菊拿出卖关子的口气：“要说呀，像是一抬头就能接住天上掉下来的夹肉烧饼。小雪，你不是还有些正上场的大豆吗？我找的这个客户一手钱，一手货，一斤比交给浸油厂还多三分钱。”

小雪觉得蹊跷：“哪里的客户？”

邱菊说：“我一说你肯定知道，就是高新浪和美国人在临海市合开的那个霸王公司。”

小雪：“听说他们很有实力。”

邱菊：“那是了。小雪，这不老场长也在这里，你算算还能打多少豆